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五四三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訂報價目　零售每份拾元　預定每月壹百元　外埠郵費每月另加陸元

廣告價目 [illegible]

本報總館 [illegible]　營業分館 [illegible]　本報啟事 [illegible]

一九四五年的延安

派西霍拉斯作

（譯自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美國「民族」雜誌）

編者按：本文作者派西霍拉斯說：「日有增加的延安力量，加上變化了的太平洋戰局，給重慶政府提出了很大的難題，它將答應共產黨提出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民主的基礎的真正聯合政府的要求呢？或者將自對於這個××××的合作提議之中以反共呢？不用說，後一途徑將必然地將引到內戰，會與阻止戰後中國向繁榮與獨立之路前進。」作者還稱讚秦儀的精神。並且，如果中國不能走民主的道路以達到繁榮與獨立，則對於全世界的民主與和平，對於太平洋上的美國，也是不利的。現在美國某些少數的人推開中國的民主團結，而大談其中國「軍事統一」的必要，還在大談共因爲有武裝的中國共產黨之故，以致中國未能達到統一，這不僅是歪曲事實，而且用派西霍拉斯的結果說，這是「必然將引到內戰」的做法。不僅損害中國人民，同時也是對美國自己不利的！

[illegible]

莫洛託夫通知日使 廢除蘇日中立條約

（中央社倫敦五日路透電）莫斯科今晚廣播：蘇政府通知日駐蘇大使：蘇聯政府已宣布廢棄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所訂的條約。蘇日中立條約是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蘇聯與德國進攻時所訂立，而且當時日本還沒有和英美作戰，此後形勢劇變，德國已進攻蘇聯，德國的盟邦日本又和英美作戰，蘇方看到這點，并依照中立條約第三條的規定，特於蘇日兩國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所訂的五年中立條約滿期前一年，就向日本政府宣布打算廢除這項條約，日駐蘇大使佐藤已答應將蘇聯政府的通知轉呈日本政府。

（中央社紐約五日合衆電）莫斯科廣播：莫洛託夫接見日駐蘇大使佐藤，告以日蘇中立條約已告廢除，佐藤答應將蘇方意見轉達日政府。莫洛託夫說：日蘇中立條約是在情勢劇變之前所締結的。

小磯內閣垮台

鈴木貫太郎受命組閣

（中央社東京五日廣播）內閣情報局今日下午發表公報：「內閣看到時局嚴重，已決定總辭職，以便爲更强有力的政府鋪開先路，小磯首相就在今晨（五日）向天皇奏請總辭職。」

（中央社東京五日廣播）小磯內閣今晨安然辭職，內閣自今晨九時半起舉行臨時會議，內閣總辭職就是在會議時所決定的，會後小磯首相在十時半入宮覲見天皇，奏請總辭職。

（中央社訊）據東京五月廣播：今晚宮中曾舉行重臣會議，商討今後小磯內閣辭職後的首相繼任人選，日皇在小磯內閣全體辭職後，召見內大臣木戶幸一，徵詢繼任首相的意見，木戶幸一當即召集岡田啟介、鈴木貫太郎、廣田弘毅、東條英機、平沼騏一郎、近衛文麿等舉行重臣會議，在下午六時舉行，歷二小時半。

（中央社訊）據東京五日廣播：今晚在皇宮舉行的重臣會議，決定推薦樞密院議長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繼小磯國昭爲首相，這是木戶幸一在今晚八時四十分重臣會議結束後馬上入宮晉奏的。（編者按：鈴木貫太郎是日本千葉縣人，今年七十八歲，一八八九年任海軍少尉，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時任驅逐艦隊司令，一九二四年升任海軍大將，日俄戰後歷任海軍總長，海軍次官，吳鎮守府，第二第十各艦隊司令長官，軍令部長，侍從長兼樞密顧問官等職，是日本海軍宿將。）

內鄉西北敵兩次進撲 平漢南段我包圍正陽城

（中央社訊）軍委會五日發表戰訊：[illegible]

蘇聯眞理報發表論文 論舊金山會議的前夕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舊金山三日電）莫斯科無線電台今引述社論作家塔斯拉夫斯基在眞理報發表的論文說：「從任何觀點來說，聯合國安全會議是在適當的時期舉行。」舊金山會議將「完成任務」。[illegible]

英艦雲集印度洋

（中央社舊金山四日合衆電）東京廣播：英國大艦隊包括航空母艦七艘雲集印度洋，可能同時從緬甸、蘇門答臘、爪哇和安達曼群島進攻。[illegible]

康納利說 和會要開兩次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華盛頓四日電）美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本日在該委員會表示：歐洲的早日停戰，或者使我們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前，有先行召開一次和平會議的必要，以分別解決歐洲與太平洋問題。

荷代表動身

（中央社倫敦五日路透電）荷蘭遠東艦隊司令赫爾佛里區海軍中將和荷屬東印度副總督樊莫克博士，被派爲荷蘭出席舊金山會議代表，兩氏現皆分別從可倫坡和布利斯班動身赴舊金山，荷外長范克倫斯也是代表之一。

吳貽芳胡霖 昨日乘機赴美

（中央社訊）我出席舊金山會議代表吳貽芳、胡霖，五日晨乘機離渝赴美。

中瑞新約簽字

瑞典放棄治外法權和內河航行等特權

（中央社訊）自三十一年十二月中美中英新約簽訂後，各國相繼與我國簽訂新約，中瑞（瑞典）新約也在去年十二月開始談判，最近雙方已將約稿商妥，本月五日上午十一時在重慶正式簽字，我方外交部宋部長代表，瑞方由瑞駐華公使代表，條約內容摘要如下：

㈠瑞典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和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的特權，以及關於北平使館界和上海廈門公共租界的一切特權。

[illegible]

在日本登陸要好多物資

[illegible]

中華法學會 昨開三屆年會

（中央社訊）中華民國法學會第三屆年會，五日舉行，到會員三百多人，由居理事長覺生任臨時主席。[illegible]

美軍離那霸港只有六哩 菲島美軍完全佔領馬斯巴泰島

（本報綜合報導）尼米茲元帥總部四日的消息：美軍在大琉球島各綫都有進展。[illegible]

和平幻想曲

美海軍發言人招待記者說 日本財閥要和平？

[illegible]

打撈德國後 調用加軍

[illegible]

太平洋的基地

美國戰後要保持 金氏上將演講說

[illegible]

薩巴提將軍

被任爲法國駐越總代表

[illegible]

赫爾利到倫敦

將和英方討論對華政策和遠東作戰計劃等問題

[illegible]

昆明點滴

[illegible]

斯洛伐克首府解放
蘇軍攻到奧京郊外
匈牙利境內德寇完全肅清

（本報綜合報導）蘇軍在去維也納路上，獲得了豐碩的戰果。在維也納以東，瑪林諾夫斯基將軍的部隊在四日把斯洛伐克首府布拉的斯拉發打下來了，我們早就說過，布拉的斯拉發是維也納的門戶，是敵人的一大據點，它緊靠多瑙河邊，水陸交通都是極其便利的。蘇軍打下這一據點以後，西去是一片平原，德寇再無險可守了。至五日，德國海通社廣播，蘇軍已佔領布拉的斯拉發西南，維也納東南二十哩的布魯克。

在維也納以東是如此，在維也納以南，托爾布欽將軍離維也納已祇有五哩了，在奧京以南，蘇軍並已打下了巴登鎮，並前進到離維也納（二哩）的郊外，城內教堂尖頂已可看見。雙方增兵作戰，維也納之戰，已達最高峰。

不僅如此，德國海外通訊社五日廣播說，攻佔巴登的蘇軍，已進到維也納以西廿英里的聖波爾坦了。路透社的推斷說：蘇軍這種進展，總歸是在採取迂迴包抄方略，然後再由後翼包抄的戰略。不錯，這正是蘇軍的包圍戰略。

莫斯科五日廣播說：奧國志願軍編隊加入蘇軍作戰，又說自由奧國第二師團也正準備至南斯拉夫作戰。此外，在博勝敦湖方面，蘇軍和保加利亞軍隊共同作戰的結果，已於四日把匈境德寇完全肅清，匈牙利完全解放了。這一路蘇軍並在南斯拉夫境內攻克了住民區九處。四月三日，蘇軍在這一方面，俘獲了德寇九千多名，擊落飛機百四十二架，坦克四十二輛，野戰砲二百五十餘尊，卡車三百輛。烏克蘭第四戰線軍隊，在喀爾巴阡山區諾維塔爾格西南方，和捷克軍隊并進，攻克住民區六十處以上。烏克蘭第二戰線另一部份部隊，在布拉的斯拉發以北，越過小喀爾巴阡山脈以西，攻克住民區四處，並俘虜敵軍官兵四千六百多名。

為了到舊金山會議中意見一致
英帝國會議開幕
討論委任統治地問題

（中央社倫敦四日合眾電）英帝國會議今天秘密開幕，到會代表曾發表正式演說，說明自治領對於舊金山會議的態度。會議在自治領部舉行，到會的自治領和不列顛聯合國各單位代表約二十人。今天的初步談話，討論程序問題，邱吉爾首相和艾登外相或將到會致詞，但演詞將不發表。（路透電）今天下午不列顛聯合國會議，曾討論委任統治地的委託制。南非總理史末資曾在此以前說，最好的辦法就是設法免除委任統治制度，而西南非也列為南非聯邦的一省。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代表，也分別發表意見。委任統治地的命運，雖已確定，但自由交換意見，可以得到各個不列顛聯合國綜合和確的意見，會議時沒有作決定，但各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時，對於每一自治領所需要解決委任統治地問題的最好辦法，將有一明白的了解。美方與太平洋特別有關的意見，將在舊金山會議時宣佈。

（中央社倫敦四日專電）英帝國會議四日午後舉行，為期一星期，此次會議是「家庭式開桌會議」，和租友探討性質的會議，所以沒有宣佈議事日程。至於會議結果，也不致有官方說明發表。據說，主要問題將提付討論：㊀委任統治問題，這不僅對不列顛有重大關係，對於澳洲、紐西蘭、和南非聯邦也極重要。前兩者和太平洋委任統治地有關，南非和非洲的德國委任統治地有關。委任統治問題將不致在舊金山會議中提出，但這一問題將在舊金山會議以前或會後，在聯合國家間提出討論，所以一般認為不列顛聯合國內的主要份子，對這問題應獲得接近的相同意見。㊁在將來世界組織全體大會中和額外代表權的糾紛。㊂關於聯合國等級規定問題。據說，加拿大對目前一般所接受的世界組織安全理事會分作大小國家兩部份的建議案，表示不滿。加拿大認為它的工業能力和對戰爭所作的重大貢獻，自認應列入「中等國家」的範圍，澳洲也同此見解。相信荷蘭也應該有比小國要高的地位。關於由蘇聯要求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也有參加資格而引起的額外代表權問題，相信英聯代表團或將探明自治領的態度。㊃或者是有關世界組織未來總辦事處……

今日的柏林
納粹婦女體育團體
奉命幹地下活動

（本報綜合報導）德軍的士氣，逐漸低落了。據英倫每日前鋒報西線隨軍記者說：不僅普通的德軍失去鬥志，就是最精銳部隊的士氣，也已喪失。某一德軍跳傘部隊的青年戰俘，驕傲地對看守說，他曾企圖乘機逃跑，但被引入集中營，看到其他大批的德軍戰俘也在那兒，就不覺不響了。一會兒，對人說：「我現在不想再奮鬥了，我看到這種情景後，認為希望已絕」。

希特勒不得不把希望放在將來德國駐瀛婦女體育團體，四日夜第一大本命參加地下軍。德國廣播勸告該團體所有會員，解放體育俱樂部（納粹提倡的團體）。斯德哥爾摩四日夜廣播說，德商會秘書克拉森，昨夜在丹麥卡洛姆爾德寓中被刺。相信這是遭受德國秘密警察的毒手，因他想逃往瑞典。

注視法西斯的溫床
蘇聯　耶馬舍夫

關於歷史性的克里米亞會議的主要方面，大家已經談論了很多。它的簡單明確的決定，都是彰明昭著的：勝利的同盟強國，決心要根除老巢設在德國的令人可怖的法西斯鄰邪的東西。無論是希特勒，無論是他的隨從士卒，都決不能夠改變這個判決。已經作了決定，而且已經實行了。今後納粹總體的已不能長久地苟延殘喘。希特勒德國和希特勒主義的命運，已經注定了。

在各同盟國和歐洲各解放國中，都以最大的滿足心情，接受克里米亞會議歷史性的決定。然而，談到所謂「中立國」和「非交戰國」，卻不能夠這樣講了。

這大概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中立國」，尤其是「非交戰國」，對於使人類遭受的災難，曾起了不小的作用。一直到德國的敗北已成為預定的結局時，她們始終公然表明態度，把希特勒奉為人所共認的歐洲主人。而她們中間，決不能夠都以恐慌哀怨的心理，來解釋她們對快的歐洲較頑更屈辱的政策。

佛朗哥在幹什麼？

佛朗哥便是決不能用鄰接歐洲的一個人。他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及在西班牙的家臣，戰禍就為他的主子服役，現在也和他們站在一起。佛朗哥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一個法西斯黨。他的統治就是法西斯統治，可以說，西班牙今日的統治，就和德寇使全歐洲發惡的那非人的血腥秩序以舍一樣的統治。在德國對英國，法國，以及後來對聯合國家作戰中，佛朗哥間接地然而很直接地幫助希特勒，把他本國的領土和港口，供希特勒份子自由支配，以他所能獲得的一切，供應聯合國家的敵人。在德國對蘇聯作戰中，他更直接參加，把他的藍色師團調到蘇德戰場上來。後來更不斷增援，以補充那一師的損失，結果，調到蘇德戰場上去的西班牙軍隊，就相當於一個遠征軍團了。

有些人士存心想寬恕佛朗哥對民主國家的敵對行動，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佛朗哥只是「不聰明」罷了，他給予希特勒的軍事援助也是微不足道的。這以使人想起了一個律師的故事，那個律師堅持地說他的委託人不應受譴責處罰，因為他是一個獃子呀。

的確，法西斯主義不會產生超天才，然而，佛朗哥卻並非故意地裝成法西斯主義的又非愚笨的，[illegible]的理由……

佛朗哥出賣或從不教這種陵賊的卑劣的制度了，他很需要這種制度，希特勒也很需要這種制度。在他一息的德國法西斯主義，正圖從西班牙，把西班牙當做避難所和潛伏處，老法西斯蒂們可以在那兒找到安身的地方，新法西斯蒂們可以在那兒安安穩穩地養育起來。佛朗哥一心只要幫助征著希特勒的魔鬼現身。

如今正找機會，幫助歐洲法西斯主義在西班牙國土上重新組織它的力量。這是十分明顯的。希特勒份子已在西班牙發現避難所，在那兒享有各種機會，在所有一切領域進行實驗，證明新的殺人死命的武器，或擬定計劃，以現代化的新式屠場消滅人類。

[illegible]主義很感興趣，因為他們不知道：希特勒既在歐洲失敗，就想要在南美洲成功。而在他們看起來，希特勒份子們都是哲學家和朋友啊。

阿根廷怎樣呢？

所有這一切，對於絕對「非交戰國」阿根廷也同樣適用，那是在表面上已和德國絕交的一個國家。然而實際上，她和德國的關係，比以前還要好些。阿根廷的統治者，狂妄地替德國法西斯捧場。雖然全世界人士今天都指責阿根廷庇護法西斯主義，而阿根廷首先宣佈[illegible]的供應[illegible]，跪了眼了。他，對法西斯[illegible]

西班牙和阿根廷，都是純粹的法西斯國家，正在設法使他們自己有極援助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也有延續的下去。但是，所謂民主的「中立國」又是怎樣呢？

所謂「民主」的「中立國」

他們的[illegible]沒有援德國到歐洲上去，但是她們作為希特勒德國的幫兇者的作用，也決不能夠像她們和她們的辯護人要使我們相信的那樣小，情有可原。例如瑞典和瑞士，便是這樣的國家，他們許曾說想要他們自身的安全，以此作為她們對希特勒德國抱惡劣態度的藉口。而有些狀心點的期刊，例如「新政治家與民族」週刊，竟準備對他們表同情了：這個週刊不久以前寫道：瑞士這個「小民主國」在戰爭全期中所以能夠始終保持住她的獨立，就由於把納粹要求的一切，源源供應納粹。讓自己被希特勒匪徒拿住手走的「民主國」，又有什麼價值呢？瑞士的人究竟怕什麼呀？很明顯地，他們是怕失掉好主顧，雖然那種好主顧，正如他們所知道得很清楚的，只能夠用在歐洲被希特勒份子屠殺了的千百萬人民的血，以黃金和外幣的形式流進「中立國」的銀行去了。法西斯匪徒在死亡中殘忍地逃死了那些犧牲者的

裏中，拔下來的多少金牙齒，在殺人死命的刑訊室裏，搶來的多少婦女的裝飾品，交付到希特勒的「做生意」的那些朋友手裏去了啊！迸出的血花，一定會被死，一定會變了那些銀行家的手的。但是，我們並不是在這兒討論倫理哲學。法西斯屠夫匪殺害劫掠千百萬人民，把偷來的實物變成了貨幣，轉移到瑞士去，以便獲得居留，就這樣地在「中立國」和希特勒教習更帝國之間，造成了勾勾搭搭的姘識同居的淫亂場所了。現在，希特勒德國無可逃避的滅亡，已經明明白白了的時候，她們已經斷絕了這種犯罪的關係了嗎？沒有。他們依然在暗地上偷偷摸摸地走着，幹着劊子手的勾當。他們準備從前一樣子供應希特勒，

雖然現在他們以為一口否認幹過這種勾當是比較聰明些。更糟糕的是：他們已經在準備充當窩藏的角色，來庇護希特勒份子了。

他們反對懲辦法西斯

瑞士當局甚至已經撥了決不是少數的一筆款子，來維持那些從德國成羣結隊而來的「難民」。至於瑞典當局，實際上，也默許德國在瑞典進行一種宣動，反對提審法西斯戰爭罪犯。在斯德哥爾摩發行的德文「新聞報」，宣稱：「說到戰爭罪犯，不僅在交戰國的一方可以找到他們」，因此要求：「不應由交戰國的一方坐在國際法庭的罪人席上受審判。」但是，那還不夠，該「新聞」報還反對提審法西斯罪犯。偽護希特勒的傢伙。

，難道真的出於誤會，以為沒有人會注意到他們正在幹着這樣的勾當嗎？大概不會那樣吧。他們闡然以為法西斯他們這樣在組織，法西斯會得到強有力的後援的。他們把他們的希望，寄托在反動派的身上，就連在同盟國家中，反動派也多得很。然而他們犯了嚴重錯誤了。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雖未明確地認清了：全世界一勞永逸地廓清法西斯主義，唯一的法子就是把法西斯主義連根剷除掉，因為不管它的個別的分枝怎樣明顯地在慢慢枯萎下去，但如不連根剷除掉，總會再長大起來的。所以，要好和平的各國，要把警覺的耳眼，不僅注視着作為褐色瘟疫主要來源地的希特勒德國，而且也要注視着它的其他的避難所。（蘇聯消息報轉載）

法軍攻下加爾斯盧合
北路盟軍渡過威悉河

（本報綜合報導）從昨天來，西線盟軍向前推進的速度，雖然已逐漸緩慢下來了，進展太快，供應接濟不上，這是一端，德寇不能作無底止的撤退又是一端。至於抵抗程度如何，抵抗是否能阻止盟軍，那是應作別論的。

北路：英加軍在四日把奧斯納布魯克打下來了，在蒙哥馬利指揮下的另一部份部隊，即已經超過奧斯納布魯克，在明登城附近達到威悉河，明登城是去漢諾威路上一大[illegible]，距漢諾威三十七哩。

在英軍攻奧斯納布魯克前進的時候，美第九軍則向比勒菲爾德城疾進，美第九軍一部並已和在明登前線的空運第六師會師。這一形勢對漢諾威的威脅，是大大地增加了。從這里到德海軍基地不萊梅，已只有五十三哩，因此不來梅也已受到威脅了。據盟軍總部四日消息，盟軍已在奧城北面渡威悉河。

在荷蘭方面，盟軍所要求的是包圍荷境德軍，但據英國新聞處消息，包圍缺口，實際上到五日為止並未完成，德寇仍在繼續逃遁中。盟軍巡邏隊已進入安亨區，未遇抵抗。

魯爾區的包圍圈在很快地縮小了，美第一軍更深入魯爾區（確切地點不清楚），據英國新聞處消息，又說被圍德寇約十二萬到十五萬人，美第一軍和第九軍都在緊縮這一包圍圈。在包圍圈西部外圍，德寇試圖努力解圍的時候，包圍圈中德寇一部已分散為無數小股作「遊擊戰」，想由此避免正面的消滅。

中路：巴頓將軍所部已於五日佔領了哥達城，在柏林西南百五十哩，距捷克邊境只五十哩，距蘇軍百七十哩。第三軍佔領哥達城以後續向東進，第三軍另一部在四日打下了哥達城以南的弗爾城，是德寇一軍火生產中心。

南路：法第一軍已打下加爾斯盧合，在法第一軍和美第三軍之間，第七軍已到達美因河。

據美國新聞處消息，自盟軍去年六月在西歐登陸以來，在西線所俘的敵兵共達一百三十五萬二千零二人。美陸軍部四日宣佈，至四月一日止，在美國囚禁的軸心國戰俘計三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七人，其中有德人三十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人。其餘的為意大利人和日人。

美第八航空隊司令部五日公報說：今天空中堡壘和解放式機約一千二百餘架，出擊[illegible]三十英里的德方大砲[illegible]，紐倫堡、貝魯和普勞恩的鐵路目標，和紐倫堡西南機場。

法駐德軍事代表團
開始執行軍事管理

（中央社倫敦法國新聞處巴黎五日電）法國防參謀部已組織法國駐德軍事代表團，其使命是：㊀保護法國在德一切權利；㊁着手軍事管制德國的準備；㊂同盟軍聯絡。該團第一組已到達德國[illegible]，執行軍事管理，該區法第一軍司令德西尼，已佈告安民，[illegible]也已肅清。

魏菲爾和邱吉爾會商

（中央社倫敦五日路透電）曼哲斯特導報今天社論說：魏菲爾勛爵現正和聯合王國政府會商，此次商談，為期約兩週。魏菲爾同邱吉爾和艾默利二人，會商憲政問題。

艾森豪威爾勸告德人
不要加入國民軍

（中央社倫敦四日路透電）盟國歐洲遠征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元帥，今夜在英國廣播公司所屬電台向德國西部城市居民廣播下列文告：「城市居民們！請離開工廠，鐵路，以及主要公路，免與自身和你們的眷屬，戰事完結之期，已不在遠，請停止工作，帶你們的家眷，避居在你們能力所能覓得的安全所在。工廠、礦山、和鐵路中心都是死所，請即時行動，祈勿遲疑，就有滅身之禍。請不顧一切，避免加入國民軍。盟軍迫近你們避居的區域時，請靜候盟軍和德軍高級統帥部由無線電和傳單所發出的訓示。盟軍來到以後，也請遵守盟國軍政府的訓示。」

（中央社倫敦五日路透電）艾森豪威爾將軍今天給[illegible]說：「西線敵軍，可能永遠沒有一個明顯的軍事投降（下電文說前）。」

捷克新政府將成立
富林格任總理
政府中左翼政黨佔多數

（中央社倫敦四日路透電）以富林格為總理的捷克新政府，預定將在明天當總統貝奈斯蒞臨首都科息斯時發表。新政府人員以左翼政黨和地下活動的居多數，其中有共產黨三人。以前捷政府中沒有共產黨參加的。

西線拾零

△德海通社記者二日電：德國最新的報紙「科爾尼斯契爾使者」報，已在科隆出版，是遵照美國情報局職員受美軍情報局長的指揮心理作戰部。這是美軍所辦報紙系統中之一種。又：法蘭克福日報職員三十人（該報一九四三年被納粹封閉），二月二十九日在該報舊址集會，一致贊成以心理作戰部管理下的軍辦報紙服務。

△法新社巴黎五日電：美工兵隊司令莫爾將軍說，此次盟軍越渡萊因河所用橋樑，共計四千六百餘，建築便橋材料計十七萬噸，工兵動員人數為七萬五千人。

△倫敦四日路透電：今夜官方說：英第六空運師司令波波斯少將，曾協助計劃進攻歐洲。他是上次大戰倫比勛爵的孫子、[illegible]的兒子。

蘇外長夫婦
宴邱吉爾夫人

（塔斯社莫斯科四日電）四日莫洛託夫和夫人，設宴招待「援蘇基金」委員會主席邱吉爾夫人，到會的有約翰遜小姐，英大使卡爾，美大使哈立曼和女公子，英軍部代表團團長[illegible]等。蘇方參加宴會的有維辛斯基夫婦以及蘇聯紅十字會負責人。

（又電）四日邱吉爾夫人參觀「紅色十月」糖菓廠，該廠有女工三千人，巧克力酒包裝部的女工，致歡迎辭，並轉向英國全體婦女致敬。邱吉爾夫人代表英國婦女向「紅色十月」廠的女工們致敬。

意政府設立國民諮詢會議
各政黨發表評論

社會黨：代表應包括其他各黨派和團體，要有討論內外政策的權利。
共產黨和行動黨：認為是延遲大選的藉口，所以職權要限制。
總工會：職權應限於技術問題。

（塔斯社羅馬四日電）三月十八日意大利部長會議關於設立國民諮詢會議的決議，引起了廣泛的反應和評論。總工會向政府要求，總工會要派代表出席這會議，反對和擬主的組織同等議席的原則。

三月三十日社會黨領導機關決議：國民諮詢會議應包括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各黨派的代表，以及「具有全國重要性」的其他黨派的代表。就是包括民族解放委員會派六名代表，每省一名，總工會的代表，健全聯盟的代表（按照他們人數比例分配），全國游擊隊員聯盟的代表，意大利婦女聯盟的代表，前線戰士和榮譽軍人全國聯盟的代表，一九二四年所選出的國會院議員，以及過去經常投票反對法西斯政府的上議院議員。社會黨領導機關也要求國民會議的立法權，預算，租稅，經濟的復興工作，對法西斯的制裁，有關內政和外交政策的措施，應提交國民諮詢大會討論。

共產黨的烏尼塔報指出成立國民諮詢會議的危險性說，這大會正被利用作為延遲選舉國民會議的藉口，所以認為國民諮詢會議，應受限制，它不應要求具有由人民所選出的國會的職權的緣故。關於諮詢會議的組成份子問題，該報說，所有的席位，應分配給組成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六個黨，每省代表們也是合式的。共產黨員們都認為職工會應派代表出席大會，這是很重要的。

總工會的機關報評論政府的決定時，着重地說將來的國民諮詢會議不應有政權，而它的職權，應只限制於技術問題。

自由意大利行動黨機關報，尖銳地抨擊政府關於[illegible]

延長租借法案
美參院外委會通過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華盛頓四日電）美參院外交委員會一致通過延長租借法案。該案規定租借合同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可以簽訂，並規定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為發付供應品的最後日期。此外並規定未來的租借供應品，特僅限於軍事協助。（又電）美戰時生產局局長克魯格說，三月份的產量，比二月份增加百分之三，三月份飛機產量為七千零五十三架。

意境英軍向前推進
逼近加里巴爾港

（中央社地中海盟軍總部五日路透電）英第八軍已到加里巴爾港口以南的陣地，該港口是在意大利北部平原工業中心區奈那的號道終點，該軍現離開該港僅十英里，該曠野區在威尼斯港西南四十二英里。（中央社美新聞處羅馬四日電）前線報：英軍地面部隊和水陸部隊合作戰，在意大利前線波倫那以南，進展三英里。

阿根廷
也要和平？

居然簽字汎美會議決議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墨西哥城四日電）阿根廷今天簽字擁護查普爾特比克議案（按：該議案主張美洲各國武裝維持和平），阿代表在墨西哥外交部簽字時，二十一美洲共和國代表都在場。美洲各國日前通過該案後，曾請阿根廷簽字，以便所有美洲國家的外交政策，能符合一致。

復旦新聞館
昨天揭幕

（中央社訊）國立復旦大學新聞館五日上午十一時舉行揭幕典禮，并舉行新聞紙展覽，計到有于右任、邵力子、潘公展和陪都新聞界人士多人，館內分設實習教室、資料室、印刷房、辦公室等，下午并舉行座談會，討論題目是「新聞事業機關和新聞教育機關應如何取得更密切之聯繫。」

中大分校點滴

◇學期開始後，訓導處晚間舉行教友茶會。

◇最近該校的九個壁報社發起組織壁報聯合會，已於日前正式成立，在成立大會上，通過要求校方將審查權交給該會，各壁報都關壁報廊。

◇有個壁報說：「跑得最快的是物價，跑得最慢的是參考室的新雜誌。」真是說得一點不錯。

◇伙食費跟着物價不斷上漲，自費生中家境清寒的實佔絕大多數，莫不直喊苦連天。現在有人發起請求教部對國立大學學生全部給予公費，簽名響應的很多，聯絡各國立大學共同要求，并向輿論界呼籲。

◇去年十一月份的膳食委員，全是訓導處指派的負責人，伙食團貪污十餘萬元一案，經過四個月了，現在才公佈處理結果：一個記大過二次，一個記大過一次，二個由訓導處傳見訓誡。同學們看後，都認為處罰太輕，[illegible]貪污者[illegible]。（詠）

拉丁！拉丁！
發生多少悲慘事

（成都通訊）川省本年發兵額已定三十四萬名，貪污官吏乘火打刧，各地都有騷擾，茲略記數事如後。

㊀洪雅縣三寶鄉第三保保長，越保拉居民李吉安為丁，李因並不住在三保，不服，被保甲長開槍，重傷幾命。又某鄉保長隊附，率隊丁到居民史少廷家捕捉，史某見勢不好，躲家潛逃，被保長隊附等分路追趕，逼迫下河，竟至淹死。㊁[illegible]江縣立中學因[illegible]匪徒搶劫，縣政府以該[illegible]逃避了二十餘人，隔離不加防察，有失職守，全[illegible]躲避兵役，但因多人潛逃，該鄉隊長就去拘請，有李姓一家，竟被「請」去四人。㊂眉山縣城中保長拉丁之風盛行，一般人民無事不出，閉戶深藏，市容蕭條，上月間有一保長率隊在天雞街拉丁，人民積憤已久，羣起加以痛打。三月二十八日米市街醫院南街七十八號麵館老板呂東山，因他朋友被拉成壯丁，被發覺，應賠款六萬元，由呂擔保，但他朋友竟逃跑，呂被迫上吊而死。外西[illegible]家雙目前有流保拉一五十多歲的老人做「壯丁」，乎有患火，逼老人立即被打死。

這事對農村勞力影響很大，因為去者都是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貧農，常常一家三個壯丁，已被征調了二人，其餘的一個也得不到緩役，確佔拉去，弄得農田荒蕪，衣食生產極可憂慮。

以上都為近二日成都報上登載的一部份情形，實則這事弊害必須立即改革。（蕃華三月二十九日）

來函更正

逕啟者：頃閱三月二十八日貴報市聞一束欄，載有[illegible]一則，「中國勞動協會[illegible]」一「勞工週刊」云云，查此週刊與本會無絲毫關係，特此函請查照更正，此致
新華日報
中國勞動協會啟

開革
——女工生活

約

「出去，出去！」尖亮的斥責聲震盪了全工作房，打破了緊張嚴肅的[illegible]的聲響，吸住了正低頭工作的人們的眼光，她們都抬頭來望着課長[illegible]。課長正氣冲冲的[illegible]。

李世貞今天下午來遲了，坐位上的凳子不見了，她[illegible]的望了好久，終於在張秀殿的桌子下找到她記有名字的凳子，被別人拿去放了大衣。她氣撒撒的在說：「別人坐都沒有，你拿去放衣服。」她把凳子拿起便走。

張秀殿隨步趕上：「人家放衣服的，你拿到那裡去。」

李世貞是十六歲的孩子，脾氣非常急燥，講話非常響。於是她倆很快的互不相讓的吵了起來，組長三[illegible]步的過來，[illegible]的紅漆臉說：「李世貞吵啥子，別人放衣服的你拿去，罰叫你上班鈴響了才來！」

「工作房的凳子一人一個……」她也不該的回答着。課長覺生氣了，他放大嗓子吼起來，跑到李世貞的桌前，搶她的[illegible]住她的臂，拉着往外拖。

「滾……出去，這裡不是你吵架的地方，跟……我滾出去！」一雙老鼠眼睛瞪着。

「我是考進來的，不是滾進來的，拿假條來，我馬上就走。」李世貞氣憤憤的說。

「拿去！」課長隨[illegible]假條[illegible]給李世貞了。

拿到假條後，李世貞尖聲的走進工作房來。

她回到工作桌前立着。看見桌上的凳子沒有了（在她走後，就請組長拿走了。），只好又到組長那裡去取，仍舊坐着工作。

後來同事們悄悄問她假條拿了，她說：

「我長不批，廠長也不准。只[illegible]說：『你去工作吧！我等一下到工作房來說好了』。我氣哭了，可是仍以不批，好久，才在假條上寫着『工作時[illegible]權利[illegible]，此致組長及副課長』。我就回來了。」

第二天早晨，我過工作房時別早，進門便看見組長兩手擦眼睛，嘴裡喊吧，跳呀跳的在課長台前，哭喊着，說些什麼聽不清楚，不過，只看見課長笑眯眯的說——我看辦法……。

朝陽從窗縫透進金線的光芒，在[illegible]告——」話不說了。同事們也都齊的抬起沉重的腳步來上班了。大家一眼看着心裡都知道，這又是告狀了。人來得多了，課長掉轉頭來，鼠眼眨動了幾下。就起來：『你們看什麼呀！不去好好的坐着上班。』

這時李世貞才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來，告狀的人見她進來向她望望就走了。這時課長才把下頭寫他的什麼去了。

嘀，嘀，……上班鈴響了。接着上[illegible]出急促的腳步聲，工作房門口湧進了一羣遲到的人們，嘈雜聲充滿了整個的工作房。

時間是不停的一分一秒的過去，每個人流露的是認真的工作着。剛才告狀的[illegible]在我腦海裡回旋着。小王[illegible]的問我說：

「喂！今天早晨的事，大約沒有關係了。你看！現在已經十點鐘了。」

我因為不明事實的真相，我悄悄問小王：

『組長為了什麼事告狀呀？』

她說：

「昨天下午你看見沒有？為了那事情，李世貞氣哩！尤其是[illegible]秀殿有背景，組長怕他。有理無理都欺負她，去請假又不准。[illegible]吃飯的時候，組長在[illegible]桌吃飯，[illegible]開除[illegible]了。當時李世貞[illegible]，過後組長[illegible]的臉。李世貞[illegible]可忍的[illegible]吵了。」

假如課長[illegible]起來，我們大家都幫李世貞的忙。組長只得憤憤的說「明天才跟你說」就走了。

「組長與課長頂要好。現在她全體知道的，今天早上給她就跑來向課長[illegible]哭的訴苦。她就說：『假使不把[illegible]除李世貞的話，就馬上請長假了。』」

現在上午快過完了，消息還不見來，同事們都笑盈盈的低語着：『告狀的不靈了，』又有的說：『一定沒有事了。』課長[illegible]呀！明明昨天請假都不准，今天他又下條子開除呀！』[illegible]的笑[illegible]片。

組長課長們可笑得[illegible]了，[illegible]。

[illegible]

「喂……」叫人的聲音響了。

課長立在台前[illegible]：小王[illegible]

[illegible]「呵！開除啦！」[illegible]

「工作不良，難堪造就。李世貞開除。」

這一天

金近

阿琴每天早晨起身，總是給閣樓的[illegible]的。她起來的時候天還沒有大亮，在她那個「煙間」裡，簡直分辨不出白天和晚上。那是一個附在屋頂下面的閣樓，要佈置一個活動的竹扶梯才能上去。十二歲的阿琴個子雖然不太高，可是在這個閣樓裡站起來，就頂住腦袋。風和陽光都只能從一個一尺見方的小窗子裡擠進去。白天在這邊還可看得出東西的樣子，一到晚上，便只有在黑暗中摸索了。阿琴的老爺太太都是點着電燈，也不准阿琴點洋蠟燭和菜油燈，怕她不小心失掉了會燒出火災來的，因為閣樓上除了阿琴的那個「地鋪」以外，就堆滿了柴炭和油漿，是太太很早就叫老爺買進的。

阿琴睡在這樣的一個房間裡，雖然不舒服，可是她每天早晨總要多睡些時候，她一天忙到晚，只有睡眠的時間纔是她自己的，[illegible]閉眼睛，大小四張嘴巴又要把她呼喚得來不及答應了。她恨閣樓裡太早，但想再睡得舒服些，但心的是萬一睡過了怎樣辦呢，[illegible]她，於是她每天總是硬撐頭皮起身。

今天跟往常一樣，[illegible]就爬起來了。她[illegible]竹扶梯下樓，這時候整個屋子裡靜悄悄非常深沉，好像這屋子是她一個人的。她沒有洗臉，也沒有梳頭髮，因為她有要緊的事要做：劈柴生火，燒洗臉水，淘米下鍋，掃地，擦桌椅板凳，洗茶壺茶杯，倒馬桶……。

她擦好一個茶几，順手把釘在牆壁上的日曆撕下一張來，這也是她每天要做的事。她看見今天這一張的字是紅的，是一個三角表樣子的阿拉伯數字，她好像記得三天之前才扯到紅字的，怎麼今天又看到紅字的呢？她不知道紅字[illegible]，但她[illegible]個紅字她可不知道了，好在她知道不知道有多大關係，她沒有工夫來猜想這個紅字的。

稀飯還沒有燒好，太太的尖得刺耳的嗓子開始嚷起來了。

「阿琴，少爺小姐快要起來了，趕快預備洗臉水。」

阿琴「是」了一下，再進廚房去了，[illegible]的拿出來，[illegible]少爺小姐果然從臥房[illegible]出來，[illegible]他們今天打扮得特別漂亮，[illegible]個樣子，阿琴[illegible]看了他們一眼，想不出一個道理來，她給少爺小姐打好洗臉水，趕忙揭開鍋蓋看稀飯燒得怎樣了，稀飯正沒有[illegible]，可是水和米[illegible]分開的，[illegible]，她就[illegible]了兩三塊柴，[illegible]上少爺小姐的早飯[illegible]。他們不[illegible]，總之洗好臉就要吃早飯了，[illegible]氣。

「阿琴，[illegible]！」[illegible]氣來的。

這兩位小主人，少爺比她小兩歲，吃得白白胖胖的，好像是個粉做成的小孩，喜歡打人罵人。小姐比她小三歲，有着一副撒嬌的臉，常常會[illegible]小嘴[illegible]示不如意，有時候要她高興也會唱個歌給阿琴聽。不過阿琴做錯了什麼事，她就要去報告她的媽媽。阿琴的個子比他們高，身體比他們強壯，黃黃的臉和[illegible]上一堆亂蓬蓬的頭髮，顯示出很有一股傻勁。可是，可是不及他們的地方卻多着呢，她沒有唸過書，連自已的名字都寫不出，她身上穿的衣服就像那塊揩桌布，她已沒有了父親，她的家是一個茅草棚，她……她還有什麼可比的呢？

阿琴正[illegible]稀飯[illegible]，她的太太[illegible]那個時候出現了：

「怎麼，還不開稀飯了」

「再過[illegible]就開。」阿琴輕聲的說。

「你這個死丫頭，[illegible]清早起來在忙些什麼？趕快[illegible]出來！」

在太太的一[illegible]的大[illegible]之下，阿琴把碗筷和小菜擺出來了，[illegible]回過[illegible]跑到廚房，[illegible]倒不[illegible]，就盛在一個瓦鉢子裡，[illegible]，她開始一碗一碗的盛好，只等少爺小姐[illegible]就是了。少爺看到[illegible]，用頭一搖，把已經拿起的筷子又立刻放下，嚷了起來：

「這樣的稀飯我不吃！像開水一樣的。」

「什麼？」正在[illegible]洗臉的太太，聽到少爺的話就這樣問，她的意思是在問阿琴的，可是阿琴沒有回答。

太太走過來一看，氣呼呼的尖着嗓子喊阿琴：

「你這死丫頭，你自己來看看。」

阿琴知道事情不妙，但又不能不去。她剛剛走近太太身邊，拍的一下，有一隻手掌落在她的後腦，她向前衝了幾步，恰好碰到那個稀飯鍋子。

「你[illegible]，這是什麼樣的飯了？」太太指着她的一[illegible]在耳朵上[illegible]，[illegible]爺和小姐格格地笑個不少。

阿琴低着頭[illegible]站着不動，臉上熱辣辣一點[illegible]，她沒有哭，也沒有恨，她的心裡却很難受，有一種說不出的味兒。

「去！」太太又發命令了，「呆着有什麼用！老爺快起來了，還不去泡茶？」

阿琴像一個走了氣的皮球，蹣跚地走回廚房。

少爺和小姐[illegible]太太的一番勸說，各人纔肯吃下一碗稀飯。少爺知道今天對於他是一個重要的日子，他有權利提出要求的。他決定點幾個菜：

「媽，今天中飯的菜好不好？」

「小英，你爸昨天就說過的，今天是兒童節，若你們的日子，要多買些好菜給你們吃，[illegible]。嘻嘻。」太太說着，[illegible]眼睛在咪咪地笑。

「那末我要吃炎雞嫩蛋，還有，就像上次在冠生園吃的，那種[illegible]雞汁。」

「好的，好的，」太太滿口答應，「今天有雞，也有豬肉，還要買魚給你們吃呢。」太太又把臉轉向小姐：「小英，你要吃什麼，你要吃什麼菜？」

小姐好像很客氣，又像很驕傲的先搖搖身體，然後發表了她的意見：

「嗯，嗯……我要媽做粉蒸肉給我吃。」

「好，一定做給你們吃，」[illegible]「只要你們乖乖的，長大了能夠做大事，做個中國最能幹的[illegible]出人，[illegible]將會怎樣的高啊！」

「媽！」少爺要太太注意。「我將來長大了要開一個[illegible]果店，給媽[illegible]花生糖，給小英吃[illegible]子糖，給……」

「胡說！」太太打斷了少爺的話，「你爸做長，你怎麼只想開糖果店？」

「我要做部長！」

「好孩子！」太太立刻給他口頭獎勵。她又轉過臉去問小姐：「你呢，小英。」

「我也要做部長。」

少爺好像有人搶他的位置，突出一對烏溜溜的眼珠，急紅了小臉向小姐一瞪。嘴裡說着：「女的不能做部長的！」

「不，我要！我要！」小姐扭動着身體，抗[illegible]。

「誰說不可以做的？」太太以婦女身份說話了，「現在男女平等，男的能做的事，女的也能做的。」

少爺被說服了。小姐心滿意足。太太對於自己剛才的談話覺得很得意，她說的時候，故意說得很響，好讓正在[illegible]的老爺聽到。

[illegible]

新華副刊

貪污了我們的血汗錢

趙明

我們廠裏的貪汙「官」，誰不知道有多少。

工人被開除時不但不發給而且還扣他的[illegible]，留存在第[illegible]廠那裏。有一天翻砂部有一個[illegible]的技工因他不小心損壞了一件零件（牙齒輪）技士就要扣他的錢，他不願意，結果沒有扣到把他開除了，還要將他的私存留下給[illegible]廠。

× × ×

我們每天換下的菜錢存在給養股處，據去年給養股的負責人說：「你們工友的菜錢存在銀行裡已經有七萬幾元了，[illegible]的時候給你們全體工友打牙祭。」到了[illegible]，天牙祭沒有打到，又不知道搞什麼鬼掉了！？

現在那位給養股長又叫我們把每日三十五元餘的菜錢存下五元來留在給養股作以後打牙祭用。

這種種情形不能明白是貪污嗎？

調節了

老焦

米價雖不過升斗[illegible]，[illegible]天天已吃光，[illegible]

[illegible]

代郵

[illegible]